



09959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

韓文約選

二十七

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

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

可。一。二。數。擡。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

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

韓文約選

元

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
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
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
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
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
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

退之序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

韓文約選

之相近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
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
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
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
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
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龍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尺幅甚狹而層疊縱宕若崇山廣壑使觀者不能窮其際

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

韓文約選

三

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

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
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
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闈店楔各得其宜施以成
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
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
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
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
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
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
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

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

退之爲此與作毛穎傳同以示其才無所不可蓋別調也而茅鹿門以爲正正之旗堂堂之陣是謂不知而強言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糗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糗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盃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憂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

韓文約選

三

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壘暮塩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

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
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觸諱
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
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
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竒竒
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
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
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寃凡此五鬼爲

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
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
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
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
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
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
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韓文約選

完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

韓文約選

四十一

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瞠瞠。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韓文約選

四一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

韓文約選

四

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
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
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宜作奏聞聞奏者朝議郎行尚
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
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
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
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
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
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
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
者告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

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雅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

韓文約選

四六

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材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散體文用
韻周秦間
諸子時有
之惟退之
筆力樸健
不覺其佻
後人不能
學亦不必
學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
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

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

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苟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

韓文約選

四九

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

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

韓文約選

五三

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

韓文約選

五三

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

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

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閹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竇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

韓文約選

五

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

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
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
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
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
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
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
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
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
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
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
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
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
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
恐懼再拜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
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
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
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
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
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
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
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

數語不爽
於前後相
承接亦似
多此贅積

韓文約選

五

通集中惟
見此豈信
手作札而
未暇雜芟
耶

以上言已
之得而復
失以所守
與時異以
下言觀時
之取舍似

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
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
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
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
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
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
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
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
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

天命亦未
可憑而已
之所守終
不可變

以下言不
求得於時
而求得於
後

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
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
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
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
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
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
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
旣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

韓文約選

五

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
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
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
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
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
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
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
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
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

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